

蒋 阎 大 战

窦嘉绪 著

黄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潘万提

蒋 阎 大 战

窦嘉绪 著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五路十六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8年8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毫米1/32

1988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9 字数198千字

印数1—11,500册

ISBN 7—5400—0081—3/I·79

定价：2.65元

目 次

第 一 回	阎锡山联唐反蒋 蒋介石密令捕阎	(1)
第 二 回	冯玉祥应约赴并 阎锡山宴显军威	(14)
第 三 回	阎公联络张学良 蒋阎笔战论国是	(28)
第 四 回	反蒋力量麇集太原 应付急变策划密室	(42)
第 五 回	遇说客阎公动摇 众将领力劝倒蒋	(51)
第 六 回	张学良“善意”中立 阎锡山挂帅就职	(65)
第 七 回	西北军乘虚而入 山西军攻克济南	(75)
第 八 回	蒋介石求助外援 陈诚被调往山东	(88)
第 九 回	大后台解囊相助 “袁世凯”首立头功	(99)
第 十 回	阎锡山设宴大明湖 韩复榘卖身欲附阎	(110)

第十一回	蒋介石重买韩复榘 阎锡山兵败退济南	(122)
第十二回	冯玉祥豫东出击 蒋介石亲临督师	(133)
第十三回	蒋介石用计破商丘 阎锡山增援陇海线	(144)
第十四回	援晋军义无反顾 出奇兵重创蒋军	(158)
第十五回	蒋介石脱险调援兵 阎锡山急令阻蒋军	(170)
第十六回	平汉全线大进攻 蒋军败退弃漯河	(181)
第十七回	战亳县两孙合兵 中诡计一误再误	(193)
第十八回	蒋介石“倡导”和平 阎锡山拒绝和谈	(207)
第十九回	汪精卫通电北上 阎锡山就任主席	(220)
第二十回	冯玉祥兵兴七路 蒋介石退兵得术	(236)
第二十一回	蒋介石三赴豫东 冯玉祥防守豫西	(249)
第二十二回	张学良出兵入关 阎锡山通电停战	(262)
第二十三回	蒋介石逼阎下野 阎锡山逃往大连	(274)

第一回

阎锡山联唐反蒋 蒋介石密令捕阎

话说民国以来，时局多变，共和初建不久，就遇到了袁世凯叛国称帝。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的黄帝梦，就被讨伐推倒。正待重建共和，又出来了个张勋复辟。击溃辫军，张勋垮台，南北军又战于长岳。之后，曹锟贿选窃位，吴佩孚骄纵横暴，穷兵黩武，涂炭生灵，又发生了北京政变，倒曹败吴。接着，又请出了个段祺瑞，仍是引用私人，败行失政，政府成了杀人的政府，岂有再拥护他的余地，所以，又有了倒段之举。段祺瑞倒台，蒋介石执政，又发生了蒋阎大战。真是战事连年，国无宁日。在这些军阀混战中，尤以蒋阎大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死伤之多，均为历次军阀混战之罕见。作战时间长达半年，双方参加战争的军队达百万人以上，战死壮丁三十余万，伤者无确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当时，报上曾刊登了一幅漫画，画蒋、阎、冯、张四人：蒋介石右手拿金钱，左手拿飞机；阎锡山戴着老花镜，正在打算盘；冯玉祥右手提大刀，左手捏着窝窝头；张学良坐山观虎斗，手提钓鱼钩。这也算是一幅小小的写照吧。

却说一九二九年初冬，一团团阴惨惨的乌云，在天空中沉重地徐徐地移动。太原城沉没在泥泞和潮湿的空气里。散

落在市郊各处的村落、河谷、东西两面的高山，象死一样沉静，显得十分凄凉。一些象死鱼眼睛般的光滑如镜的黑黝黝的大水塘，在市区里闪闪发光。而阎锡山经常起居的都督府里的东花园，却另有一番景象：高楼玉阁，轩窗掩映，幽房曲室，金碧相辉。在那宁静的书房里，近五十岁的阎锡山，衣服毕挺，态度傲岸，一副好象精制的假面具似的脸，轮廓分明，只有一种固定的表情，那就是欲火将他的脸色烧得通红。这面孔上仅有的小变动全在那两个凹处，或瘪处，有时它们继续改变颜色，有时它们会一伸一缩，好象微弱的脉搏在跳动。那时它们使整个面孔现出了一种狡诈、残酷的神情。

阎锡山右手拿着蒋介石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从河南信阳拍来的密电，两眼死死地盯着，在那两个小凹处一伸一缩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皱纹，那种皱纹，每当他感到最优胜的时候，凭它那全部的粗暴力量，会显示在自己的面孔上的。

阎锡山一边盯着电稿，一边对身旁的赵丕廉说：“丕廉，唐生智密电联我倒蒋，我叫你来，是想问问你的意见如何？”

赵丕廉跟随阎锡山多年，深知阎锡山的心理状态，也知道阎锡山近来的烦恼和苦衷。此时中共在江西建立了根据地，蒋介石忙于对付，但也对日异增大的各集团军感到惶恐不安。他觉得如不及早节制，必然会反对他。所以，他一方面派军围剿中共的根据地，一方面煞费苦心，排除异己，以便把权集于己手，设法裁减各集团军军队。他在南京召开了编遣实施会议，规定军制采用“三三制”，每编遣区只留三至六个师，超过的统统遣散。而蒋介石直接掌握的第一集团军，却不属于编遣范围。阎锡山是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拥有十

五个师的兵力，这样一编遣，就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感到蒋介石消灭异己的做法，咄咄逼人，眼看就要逼到自己头上了。这时蒋介石与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之间的战争，处处都占了上风。阎锡山考虑的是下一步蒋介石就会收拾到自己头上，所以，除表面上应付编遣外，为了壮大力量，与各集团军首领互相勾结，积极扩充军队，加强实力，为倒蒋作准备。这些赵丕廉是了如指掌的。

但，赵丕廉对唐生智倒蒋之举却有疑虑，他说：“唐生智是蒋介石的亲信，最近派他到河南进攻冯玉祥，怎么他又要倒蒋呢？”

阎锡山很世故地笑了笑，说：“丕廉，官场上的事情，哪能说得准，今天是朋友，明天就成了敌人。唐生智在湖南驱逐桂系时，蒋介石曾许以湖南地盘，任他当湖南省主席。后来，蒋介石失信，他也就对蒋介石怀恨在心了。他知道我受蒋介石排斥，在北方拥有实力，便联我倒蒋，这也是可以想到的事。”

赵丕廉又问道：“他是拥谁为首？”

阎锡山说：“自然是拥我为首。如今他们谁有我这么大的实力！我看咱也可以利用唐生智的力量，干他一下。你说怎么样？”

赵丕廉献媚地说：“事成之后，阎总司令就可以坐镇南京，当民国主席了。”

阎锡山嘴角上掠过一丝微笑，将电稿收藏在怀里，说：“南京这个地方我并不喜欢，夏天气候太热，春秋天阴多雨，哪里能有我们北方舒畅宜人。”

赵丕廉说：“我们还是定都北平的好，北平有皇宫，古

迹甚多，离阎总司令家乡又近。”

阎锡山笑了笑，说：“其实我倒是喜欢太原，太原是咱们的老窝啊！”

赵丕廉连忙说：“对，太原这地方是好，是帝王福地，李世民就是从太原起兵的。”

阎锡山又说：“不过太原地处两山之间，交通不便，作为国都也不理想。此事以后再议。”

赵丕廉说：“对，对，以后再议，以后再议。”

阎锡山说：“丕廉，倒蒋事关重大，必须有个可靠的人亲自去与唐生智联络。我想派你到河南信阳与唐生智面谈密议，你意如何？”

赵丕廉急忙说：“只要阎总司令吩咐，我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不过……”

阎锡山问：“不过什么？”

赵丕廉说：“如果他向阎总司令要起军饷，我该如何答复？”一想到钱，赵丕廉就感到作难，他知道阎锡山是个铁公鸡——一毛不拔。

阎锡山这一次倒慷慨大方，他想到唐生智拥他为首，又想到事成之后当民国主席，就特别开心，说：“给他六十万元。”

“六十万？”根据阎锡山的为人，赵丕廉对这个数字感到非常吃惊。“这不是有点太多了吗？”

阎锡山咬了咬牙，说：“你就答应六十万，舍不得孩子就打不得狼。只要他以后拥我得天下，这六十万元花得也值得。其它事宜，你就视情而定好了。”

赵丕廉领了阎锡山的旨意，即日乘车前往信阳。唐生智

听侍卫报禀阎锡山的特使来到，立即接见，设宴款待。宴席上约定由唐生智发出通电，树阎锡山为首，共同倒蒋。果然，唐生智提出军饷不足，请求援助，赵丕廉答应接济唐生智部军费六十万元。唐生智自然十分满意，并请赵丕廉检阅部队，以显实力。赵丕廉完成了信阳之行，速回太原复命。

阎锡山听取了赵丕廉的汇报后，认为大事已成，喜不自胜，只等通电发出，他就成了众军之首，而又用不了多久，他就要打倒蒋介石，成为中国的头号人物了。所以，这些天来，他都沉浸在一种幸运的狂欢里，心里充满了一种火辣辣的快乐感。这种快乐感甚至烧得他坐卧不宁，使他的脸上又象是一朵怒放的鲜花。那双贪婪的、发亮的眼睛睁得很大，嘴和鼻孔也张开着，贪婪地吸着气。他直望着前面墙上的全国地图，象是要把这张地图上的全国各地都吞到肚里似的。

阎锡山迫不及待地等着唐生智的通电。然而一日、两日、三日……一连两个多月都杳无音信。

十二月五日，唐生智的倒蒋通电终于送到了阎锡山的手里。

阎锡山惊喜交集地颤抖着双手，接过了唐生智的通电一看，不由得勃然大怒，完全变了样子。他满脸通红，一直红到脖根。鼻翼由于内心激动张得大大的，额上冒出了豆粒似的汗珠。一条深深的皱纹从紧咬着的嘴唇，向往前突出的下巴伸展过去，眼里也闪烁着一股无法遏止的怒火。接着，痛苦又啃噬着他的心，把他的嘴唇又变得苍白了。他木然地坐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唐生智的通电也从他手中落在了地板上。

过了好大一会，他才用失望的声音向门外的侍卫说：“传赵丕廉来。”

赵丕廉急急忙忙走进了阎锡山的办公室里。他以为有了拥阎为首的喜讯，正要开口祝贺，看到阎锡山的脸色和掉落在脚边的电报，才意识到情况不妙。他轻手轻脚地走到阎锡山身边，弯腰拾起电报一看，立即瞪目结舌，说不出话来。

阎锡山瞪着眼睛，满腔的愤怒和怨恨都倾注在赵丕廉身上，责备他道：“你是怎么搞的，我是如何向你交代的，怎么发出了这样一个通电？”

赵丕廉连忙辩解道：“阎总司令息怒，这是唐生智背信弃义，实属可恨。这样的人我们早点和他蹬翻也好，免遭它日之祸。”

阎锡山骂道：“唐生智这个家伙，我和他势不两立，一定要搞垮他，以泄我心头之恨。”

原来，唐生智发表通电倒蒋时，已经收编了一部分杂牌军，自己的兵力扩大了。同时，蒋介石因韩复榘是冯玉祥的旧部下，对他很不放心，密令唐生智利用韩复榘前往领取军需物资的时候，将韩复榘除掉。唐生智因要扩充自己的势力，暗中救了韩复榘，韩复榘感激不尽，愿将数万人马交给唐生智指挥。同时，唐生智又看到李宗仁等在两广又和蒋介石干起来。武汉、南京兵力空虚，正是自己直捣南京推翻蒋介石的好时机，便在通电中用汪精卫号召的“护党救国”名义，将阎锡山的名字列于毫无兵力的汪精卫之后，提出了拥汪反蒋的主张，实际上是要为以后自己做头领作缓计。阎锡山当然在此事上十分敏感，便对唐生智恨之入骨了。

阎锡山恼羞成怒，思忖了一下，使劲拍了下桌子，说：“我们捅他的屁股。只要我们一出兵，造成一个和蒋介石前后夹击的局势，唐生智就不战自败。那时候，我们既得到了

蒋介石的赞扬，又消灭了唐生智，还可以壮大我们的队伍，真是一箭三雕。”

赵丕廉心恨唐生智背信弃义，使自己陷入难堪，连忙说：“对，对，唐生智这小子应该狠狠地教训一下。阎总司令有什么吩咐，我一定尽力去办。”

阎锡山略一思忖，说：“现在要紧的是需要和张学良取得联络，共同讨唐。最好是他不出一兵一卒，只要和我们联合发表通电，我们就无后顾之忧了。”

赵丕廉说：“阎总司令的意思是稳住张学良，不给我们找麻烦，这真是棋胜一着。我愿再去东北一次，一定要说得张学良和我们联合发表讨唐通电。”

阎锡山点了点头，说：“丕廉，东北一行，事关重大，我想也只有你去比较合适。张学良这娃娃虽然年轻稚嫩，但手下谋士颇多，也不可不防。只要他们东北军不搥我们的屁股，我们就可以放心地去搥唐生智的屁股。至于讨唐的电文嘛，还是要打着拥蒋的旗号，一定要让蒋介石感到我们是真心拥戴他的，不能让蒋介石看出破绽。”

赵丕廉说：“我一定按照阎总司令意思去做。这次一定要办好此事，以补信阳之过。”

阎锡山哈哈大笑道：“丕廉，何言信阳有过，唐生智背信弃义，并非你办事不力。如若是你的过失，这次我就不会让你去东北了。”

赵丕廉感动得热泪盈眶，声音都有些哽咽了：“阎总司令圣裁。就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一定要说得张学良和阎总司令共发通电，兵不入关。”

阎锡山说：“好，你就准备一下，事不宜迟，立即起

程。”

赵丕廉又领了阎锡山的旨意，连夜乘车赴沈阳，去说服张学良。张学良因为上任不久，自己内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顾不得关内的瓜葛；又因不出一兵一卒，落个拥蒋的名声，解除蒋介石对自己的疑心，所以也就乐于答应了。于是，十二月二十日，阎锡山与张学良等人发出通电，拥蒋讨唐。

一九三〇年元旦，阎锡山就任了蒋介石委任的陆海空军副司令，宣布戡乱。

阎锡山通电讨唐后，即派三十三师孙楚部从冀南开往河南郑州一带，三十九师杨耀芳部从石家庄开赴黄河南岸荥泽一带，四十二师马鹏翥部从北平开赴新乡集结。他一面令河北省主席徐永昌为赴豫的晋军筹措军费，一面又饬晋军保存实力，不要轻意出击，待蒋介石的讨唐大军交战后，再作定夺。阎锡山本人也还在太原观望，并未前往督师。此时韩复榘又被蒋介石用二十万元收买，由豫东出动讨唐，这就给唐生智造成了被动局面。蒋介石又向驻守在豫南的刘峙部下了总攻击令，率部由南向北击唐。蒋介石的讨唐各军连战皆捷，唐生智部一路退许昌，一路沿铁路以西逃遁。这时候，阎锡山看到战局已定，自己可以坐得渔人之利，才乘专车，前往郑州督师，并让韩复榘电唐生智云：“奉阎副司令命令，消灭叛逆，以安大局。师行在即，义无反顾，请先生三复思之，如能解甲出洋，即可免遭屠戮。”唐生智感到前有蒋军进攻，自己部队节节败退，后有晋军压境，无路可走，便复电愿交出军队，即日出洋。阎锡山电请蒋介石准予照办。

阎锡山始而联唐反蒋，继而又拥蒋讨唐，既已出兵，又取观望，待讨唐军事大势已定，始赴郑州督师，不战而胜。他

自以为得计，其实早有密探报于蒋介石。蒋介石原本对阎锡山就放心不下，听此报告，勃然大怒，骂道：“阎老西竟和我耍这花招，一定要给他点厉害看看。”他想，现在阎锡山已经离开山西老巢，正是逮捕他的好机会，便密电随阎锡山赴郑州的北平市公安局局长何成濬并韩复榘，要他们在郑州活捉阎锡山，押解南京问罪。

且说阎锡山对蒋介石怀有异心，也就对蒋介石怀有戒心了。他到郑州以后，住在了晋军孙楚部队的行营之中，而且在他下榻的房屋周围，戒备森严。与各路将领研究军密大事，他也以副司令的身份，将他们召到晋军营盘议事，自己绝不出外一步。所以，当时何成濬和韩复榘接到蒋介石的密电以后，便一筹莫展，难以下手。

何成濬对韩复榘说：“韩老总，捕阎之事，非同小可，一定要机密行事，如若走露风声，让阎走脱，你我都不好交代。怎奈阎锡山狡猾奸诈，不离晋军巢穴，使我们无从下手，你看如何是好？”

韩复榘瓮声瓮气地说：“何局长，这有什么难办，干脆派重兵包围晋军营盘，强行逮捕。”

何成濬摇了摇头，说：“不，这样会引起两军冲突，一旦我们解决不了孙楚部队，相距不远的杨耀芳部和马鹏翥部就会增援上来，会使我们腹背受敌，反而把事情弄糟。总座怪罪下来，你我就更吃罪不起了。”

“那……”韩复榘想了想。“我们派个刺客，干脆将阎锡山暗杀了。”

何成濬说：“这也不妥，如果行刺不着，被他抓住，供出实情，那我们就更狼狈了。”

“这……”韩复榘真感到作难了。“我韩复榘乃一武夫，肚里道道不如你多，还是你给咱想个好办法吧！”

何成濬想了想，说：“我看鸿门宴的故事你总该知道吧？”

韩复榘说：“听是听说过。何局长的意思是我们也摆下鸿门宴，让阎锡山上钩？”

何成濬说：“对，这为上策的上策。”

韩复榘说：“阎老西这家伙滑得和泥蚯一样，就怕不肯上钩。”

何成濬说：“这个好办，我们就用讨唐胜利的名义，请他赴宴，而且宴会不设在任何一个军营里，就设在大华饭店，或者他还能来。那时我们在大华饭店里里外外，埋伏众多士兵，摔杯为号，齐捉阎贼，这叫调虎离山之计。”

韩复榘说：“这个办法好是好，就怕阎老西不肯来，那可咋办？”

何成濬说：“这也好办，他若不来，就说明做贼心虚，有速归山西之意，我们在半路上设下埋伏，拦路劫持。”

韩复榘连连说：“对，对，还是何局长考虑得周全。是否由何局长修书一封，派一能言会语的人为使，前往晋军营盘，下书请阎？”

何成濬说：“还是我亲自去请。阎老西现在是陆海空军副司令哪！尽管他是徒有虚名，但，这个虚名我们还是要考虑的。再说只有我们亲自去请，才能避免他产生疑心，也就会应约赴宴来的。”

韩复榘深深佩服何成濬考虑得细致周到，连连点头说：“好，好，还是何局长棋高一着。这事就由何局长全权部

署，我给咱调兵遣将，作好埋伏。不知何局长打算什么时候摆这鸿门宴？”

何成濬说：“事不宜迟，只能明天中午。若不及早下手，让阎老西觉察到了，那就麻烦了，我现在就去请阎老西。你赶快在大华饭店周围部署兵力，里三层外三层，让阎老西插翅也难飞出去。要注意埋伏的人一律不穿军装，都带短枪，便于隐蔽。”

韩复榘说：“好，好，我马上就去准备。只要何局长亲自出马，阎老西必来赴宴，我就连夜在大华饭店周围部署兵力，天亮以前就埋伏妥当。”

何成濬说：“这倒不必过于操急。半夜埋伏难免走漏风声，只要把人马都准备停当，明日上午十时靠近大华饭店隐蔽，等阎老西进得门来，立即围住，一定要围他个水泄不通。”

韩复榘说：“对，对，这事我一定办妥。”

何成濬和韩复榘计议停当以后，何成濬就立即驱车前往晋军营盘，拜见阎锡山。何成濬见到阎锡山后，自然是歌功颂德了一番，然后恳请阎锡山赴宴。

阎锡山微微一笑，说：“既蒙何兄给这个面子，又亲自来请，我阎某还能不领这个情。明日十二时我一定准时到大华饭店赴宴。”

何成濬又与阎锡山交谈了几句，便告辞而归。

何成濬走后，左右对阎锡山说：“何成濬诡计多端，是蒋介石安插在北平的一根钉子，只怕酒无好酒，宴无好宴。阎总司令还是三思而行。”

阎锡山笑了笑，说：“此事我已有猜测。昔日关云长单

刀赴宴，安然无恙地回来，今日我也要学昔日的关羽，单人匹马，前去赴宴。你们就不必多言了。”

左右一听，面面相觑，不知阎锡山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心想，阎锡山向来小心谨慎，既已料到，就不会轻意上当，也就不便多言了。

接着阎锡山就秘密布置了一番，准备应付这次鸿门宴。

却说何成濬兴冲冲地返了回来，见了韩复榘说阎锡山慨然允诺，明日准来赴宴，并要韩复榘筹办伏兵事宜。韩复榘立即答应抽调一团人马，都穿便服，佩带手枪，于第二天十时密布于大华饭店周围。何成濬只怕阎锡山多疑，带兵马来，又要韩复榘命全军将士处于戒备状态，静候命令，准备厮杀，务要完成蒋介石交给的任务。

一切都准备就绪。豪华的大华饭店周围，面似平静，实则箭拔弩张，埋兵四伏，一片杀机。特别是在大华饭店的宴席厅里，便服的士兵，四下藏匿，只等摔杯的号令。厨房里也准备停当；大盘小碗，只等一声吆喝，就端将上来。何成濬、韩复榘以及部下将领早已到齐，只等阎锡山一来，便下手捉拿，然后就坐入席，大喝大吃。可是，十二点过了，还不见阎锡山到来。

何成濬与韩复榘烦躁不安，唯恐有变，正要派出探子查访，一晋军使者飞马而来，一到大华饭店门口，便滚鞍下马，直入宴厅，呈给何成濬一封书信，扭头就走。何成濬立即拆书观看，韩复榘也立刻凑过来注目浏览，立时二人大惊失色，呆若木鸡。书云：“锡山本应明日前去赴宴，乃今晚家中来电，言妻病危，只得不辞而别，请多涵谅。”何成濬、韩复榘才知道上阎锡山的当了。

何成濬气急败坏，大骂道：“阎老西真狐狸也！”

韩复榘气呼呼地说：“我们派骑兵去追。”

何成濬沮丧地说：“就是派飞机也追不上他了，他现在已经进入山西境内了。”

“那……”韩复榘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何成濬说：“只有向总座复命请罪。只要我们言明情况，总座也不会怪罪我们的。”

韩复榘说：“这宴席……”

何成濬说：“吃，不吃白不吃，再说我们也不能使下边将领扫兴，只是伏兵要撤回营。”

“对，对。”韩复榘点了点头，立即传达命令，但声音异常扫兴。